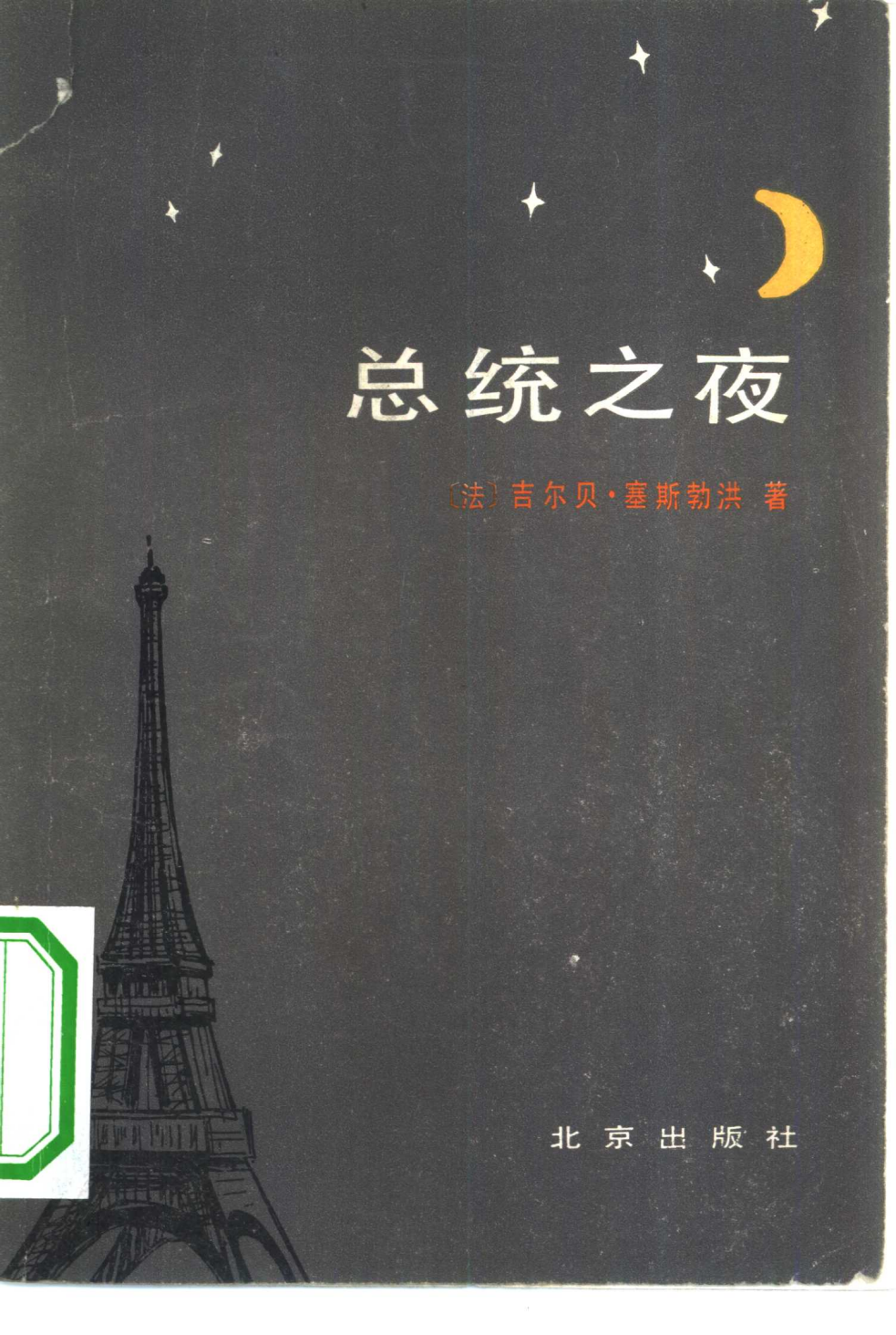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总统之夜

[法] 吉尔贝·塞斯勃洪 著



北京出版社

总 统 之 夜

〔法〕 吉尔贝·塞斯勃洪 著

王晓峰 蔡若明 译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法国知名进步作家吉尔贝·塞斯勃洪的短篇小说选集。作者是法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者。他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出发，毫不留情地揭露着五光十色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、冷酷的本质。这种不讳写真实、痛切时弊的创作态度，使他赢得了“有巴尔扎克遗风”的称道。

收入本书的作品，有的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的虚伪本质，有的抨击社会制度弊端，有的控诉德国法西斯暴行，还有反映社会日常生活、风俗、人情的。可以说，这些短篇是法国乃至西方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总 统 之 夜

〔法〕吉尔贝·塞斯勃洪 著

王晓峰 蔡若明 译

◆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◆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91,000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1,200

书号: 10071·466 定价: 0.38元

作者简介

法国知名进步作家吉尔贝·塞斯勃洪 (Gilbert Cesbron 1913—1979) 是法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者。他生于巴黎。1979年当他去世时,法国的报纸、电台纷纷发表专题节目、专栏文章,出版界增印他的作品以表示对他的纪念。

塞斯勃洪始终密切关注着时代,研究和分析当代法国乃至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种种重大社会问题。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出发,不留情地揭露着五光十色掩盖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、冷酷的本质。这种不讳写真实、痛切时弊创作的态度,使他赢得了“有巴尔扎克遗风”的称道。

这位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发表作品。1944年发表第一部小说《巴黎的清白者》(Les innocents de Paris),一举成名。1948年,他的小说《我们的牢房是真正的王国》(Notre prison est un royaume) 获圣·勃夫奖。不久以后,他又在戏剧方面表现了才能。1950年,剧本《现在正是子夜,施伐则医生》(Il est minuit Docteur Schweitzer) 再次奠定了他的作家声誉。1957和1965年,他的另外两个剧本分别获得了“戏剧艺术”二等奖和一等奖。

塞斯勃洪也是个写短篇故事和随笔的能手。在三十多年创作的四十多部作品中,短篇

小说、杂文、寓言也占着重要的地位。其主题丰富多彩，反映了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。他的作品有的充满了嘲讽，唤起人们对现实的进一步认识；有的充满了愤怒，对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加以抨击。作品语言生动幽默，寓意深刻。

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目光极其犀利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着清楚的认识。他在1971年出版的短篇集《深渊里的教训》(Des Leçons d'abîme)一书中写道：“今天已经很清楚，进步(指科学技术方面)并不产生幸福，城市人口的密集化反而使孤独之感蔓延；追求消遣的狂热使烦闷滋生，给我们的种种‘保险’越是繁多，人们对生活的忧虑不安也与日俱增。”作家曾希望人类社会变得好些，主张人们应该仁爱。他努力宣传友爱和同情之心，并且期望着自己的揭露和抗议能对社会起一点针砭作用。但事与愿违，他越来越痛楚地意识到，自己的呐喊象落在荒漠之中，完全无济于事，他一生中所看到的，却是金钱万能、暴力和冷酷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毒化着生活。在作品中，他对上帝实际上采取了否定和嘲笑的态度，突破了宗教思想的局限。

塞斯勃洪对世界的未来不但悲观，而且达到了绝望的程度，所以作品中揭露和抨击是淋漓尽致，但没有给人以希望和斗争的勇气。不过，他的作品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写实，必将有助于今天和未来的读者去认识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历史、风俗、心理和生活。

目 录

地窖的秘密	• 1 •
留到天堂里去	• 5 •
勃鲁阿戴总统兴衰史	• 9 •
信息处理	• 13 •
提升	• 18 •
热吉尔先生行医记	• 26 •
婚姻介绍人	• 33 •
头奖旅行	• 38 •
阔佬的眼泪	• 45 •
海滩上的哀梦	• 49 •
一个出其不意的镜头	• 52 •
三万七千二百三十五法郎	• 66 •
镜象假说	• 70 •
“上帝保佑女王”	• 74 •
不光彩的末日	• 78 •
大夫手里的孩子	• 85 •
疯人院	• 91 •
拉封丹的时刻	• 96 •
被杀的杀人犯	• 102 •

缓刑	•106•
城市的桎梏	•109•
配合	•113•
艾迪茨小姐将于五月二十日死去	•119•
总统之夜	•122•
名气	•128•
圣达梅尔小姐的星期四	•135•

地窖的秘密

国王陛下颁布了一道诏令，宣称他将每月一次亲临一个臣民的家，并在那里进餐。朝廷的反对派就立刻散布舆论，说这种作法是“收买人心”。国王无论干什么，反对派准会发表点攻击性的评论，把国王贬得一钱不值：什么“好大喜功”啊，“怯懦无能”啊，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向来如此。在他们眼里，国王跟他们最为格格不入之处，就是陛下的所作所为虽然达到了与他们相一致的目标，但竟采取了自己的方法。这也是他们最不能原谅国王的一点。这回，国王去臣民的家里进餐一事，他们倒只报以耸耸肩膀、鄙夷地斥以“收买人心”了结。哪里知道，这次他们可错怪了国王。因为国王的这项决定，看来事体不大，其用意却很深刻。国王自来研究历史，深知曾有许多王朝由于不懂得跟人民保持接触的重要性，不察民情，进而失掉民望，最后归于灭亡。而国王本人，自从登极以来，已经觉察到显赫的王权在他跟臣民之间正在垒起一堵无形的墙壁，而且越垒越高，根本用不着设岗戍卫，却比王宫的真墙更加难以逾越。猜疑本身就是卫兵，从隔阂发展到互不体谅是顺乎情理的。而今国王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面，方法虽然天真一些，却是体面的。总

之，陛下主意已定：每月都要到他治下的某个百姓家里进餐一次。内阁的好几位大臣为此很不高兴，警察总长尤为惶恐。他对付街头群众集会、防范爆炸暗杀事件之类是装备有余的，而对付一家一户、日常生活诸环节的问题，例如菜里放毒等，却毫无经验。其他大臣害怕的却是另一回事。过去，他们是国王得到消息的唯一来源，现在如果陛下忽然发现大臣们自己原来一无所知，而他们却一直在谎称民意，那可如何是好！那些高官显贵、朝廷的在野派、新闻界、各种工会无不声称自己是代表民意的，可是当人民真有机会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又惊恐万状。谢天谢地，好在老百姓早已丧失了讲话的可能，甚至失掉了讲话的兴趣；可是谁又能保准在家庭场合的饭桌上……

国王陛下对所受到的款待和吃的饭菜都非常满意。在豪华的王宫里，有一道菜是国王不好意思点的，那是布纪依风味牛肉。但是这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怎么偏偏就猜到了国王想吃这个菜呢？她又怎么知道国王一直盼着能大杯痛饮都兰纳的葡萄酒呢？

国王陛下询问了五个孩子的情况：名字叫什么，学习怎么样，身体有没有病等，然后他很不自然地笑笑，试探着说道：

“咱们来谈点儿政治吧！”

“谈这个有什么用，”孩子们的父亲说道，“俺倒不是恭维您，我们在这玩艺儿上想的跟您一样。俺常叨咕——不信您问孩子的妈，俺说，俺要是个当官儿的，俺想办的事也不是别

的，就是现在他们办的那些。”

他的妻子表示同意，但又有点难为情地补充说：最好能稍微改动一下学校的假期。

国王听了大为高兴，说：“这正是最近教育大臣向我提出的建议。年轻人，你们呢？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要诉一诉吗？——太太，能给我再来点布纪依牛肉吗？”

“要诉的事倒没有，”大孩子的话音渐渐平稳起来，“但是关于服兵役，我有个请求。”

他所提的问题，同样是在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过的。这时候，孩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每个人都提了一条建议，每条建议都是同样年龄的孩子所感兴趣的改革，而且这些建议几乎全都是在朝廷里议而未决的问题，其中有几个，恰恰是国王本人在内阁会议上一直持反对意见的。这时，他嘴里不说，心里暗记着，准备予以重新考虑。这是个好心眼儿的国王啊！

半夜十一点，国王和老百姓分别了，彼此都感到十分满意。一直在简陋的屋门外、焦急地等候着的三位大臣和警察总长从国王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。

一位大臣说：“我们冒昧地给这户人家带来了一些礼品，请陛下俯允！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，”国王说，“如果以我本人的名义来送，倒可能引起误解。明天见吧，先生们！我真非常高兴！”

四位大臣向国王行礼道别。然后他们进了屋，向出场的七个演员付了预定的酬金。正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忽然听

到脚底下似乎有点什么响动。

“哎呀，”警察总长大声喊道，“我差点儿把他们忘了。（原来，三个半钟头以来，这所房子的真正主人一家一直被关在地窖里，悄悄地呆着，感到时间太漫长了。）我希望还能剩下点儿布纪依牛肉给他们……”

留到天堂里去

我之所以能把跟那老头儿第一次相遇的情景记得一清二楚，是因为那是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发生的。

那年，我孑然一身住在某城市，而且是在一个律师的家里当见习生。生活苦闷到了极点。

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我没有任何地方可去，只好走回我的住所。无奈天气严寒，迫使我加快了脚步。每逢佳节，对于无家无室的人来说，大街就是他们的家；我是多么艳羡那些行人啊！真的，瞧着他们满抱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熙来攘往，我也就算是过圣诞节了。我打算这样消磨时光，挨到半夜，等一做完圣诞弥撒就马上回住处，躺下睡觉。象我这样的人，除了在那许多喜气洋洋的脸上找到节日的快乐之外，又能到哪里去寻觅呢？这一张张脸好象在向我证明：人们常说的一些老话是有道理的，我就满含辛酸来反复玩味一些人常说的话。比如说：过节无非是俗套而已，倒是准备过节的乐趣要比过节本身的乐趣大得多。现在行人抱着成堆的礼品，从围脖的上方露出来的眼睛里闪烁着善意的光芒。这使我想到：向别人分送礼品时要比接受别人馈赠时的乐趣大得多；还有，一般说来，人只有自己处在幸福的时候才是善良

的。当然，这些也不过是老生常谈。而我当时，几乎对世界的一切都抱着怨气，尤其是埋怨那位创造了万物的上帝，偏偏在我孤苦伶仃、举目无亲的这样的晚上让他的独生儿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……

但是，使我更加恼火的是，就在那天夜里遇见了这么一个矮老头子：他抱着各式各样、五颜六色的礼品包，差不多整个身体都被盖住了；他穿着只有在礼节庄严隆重的场合才穿的礼服，显出是个地道的阔绰人物，好象正急急忙忙地赶回那漂亮的府第过团圆节。说真的，我又羡慕又嫉妒，真想往他的礼帽上扔几个雪团。

亏得我及时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十岁的孩子，我有这样的念头不仅愚蠢，更属恶劣。嘿！好家伙，这慈祥的老头儿为他所疼爱的每一个人都挑了一份礼品，而且一心要使礼品件件都能适合每个人的口味。那么这不是正好相反、说明他很可爱吗？我一阵后悔，几乎想走上前去自告奋勇帮他拿东西了。然而，我纵然心里难过却仍要保持尊严，于是我没有那样做。我把自己比作一头离群的野兽，或是一个穷光蛋，贫困使我变得孤傲而又沉默寡言。咳！这又是老生常谈了……

我居住的那个城市不大。事情凑巧，四个月以后，也就是复活节的早晨，我又遇见了那个老头儿。这一回，他是在一家甜食店里，兴致勃勃地点购大量各式糕饼。他带着那种讲究吃喝的人的眼光，不紧不慢地挑选着。看到他这副神情，我心里很感动，想：显然，春天来了，春天也影响到了他……我想象着他的一家人，想象着他们一会儿将会多么欢

乐。望着他，我这个孤独的苦命人也不禁微笑起来。他可能透过橱窗瞥见了，我，刹那间，他的脸色竟然变了，变得象个极度不幸、走投无路的人。我赶紧走开，心里仍迷惑不解。

后来，我把这个买糕饼的老人忘却了。这座城，对我来说，仍然陌生而又充满敌意，但圣诞节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雪花、钟声、欢乐、行人匆忙的劲头儿、凝成白雾的呼出的气息以及怀中用各色彩带捆扎的包和盒。而我呢，我倒只替他们高兴，并没有为自己着想，这证明我的心已经变得温厚了。

事情或许出于偶然，或许出于我要刨根问底的潜在愿望，我又一次遇见了这个老人，他正在礼品商店的门口，两手还是空空的。

“好极了！”我想，“我不妨来玩一场侦探游戏，对这家伙跟踪一个晚上……至少，我可以学到怎样做个慈祥可亲和慷慨大度的人。假如将来有朝一日，我也成了一家之主，那么从我的这段经历中，我就可以知道怎样筹备一个成功的圣诞节了……”

这样，我就尾随着他。直到今天，我一回忆起他当时如何反复思考、精心选择礼品的情景，仍不由得热泪盈眶！他是这么说的：“这是我要给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儿买的礼品，您要知道，她的性格赛过男孩子，所以我不想要这个……”他又说：“巧克力么，只有送给那些愿意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的人才合适！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吃个饱才算刚够，对吧？……”在他的怀里，大小礼品包越堆越高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让人在一份点心上用奶油挤成了一个人的名字。他还闭上了眼

睛，心里是在盘算会有多少客人，需要买多少糕点才够。我也想象那桌筵席，但今年，我对他已不再抱嫉妒的意思了。我只希望能在筵席的末位有个专留给“穷人”的座儿。那天晚上我就是个穷人哪！想着想着，我的心情渐渐沉静下来。

我跟着老人一直到了圣·维艾奈街他的住所。大门在我眼前关上了，窗户里灯火通明，我在那里佇立了许久许久……至今我认为，就是在那个圣诞节的夜里，我产生了想要结婚——岂但要结婚，而且是迫切要结婚的念头，还想要生儿育女，总之想尝一尝过节的温暖和赠送礼品的乐趣。

当我再度想起那个老头儿时，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有一天，我在一张无聊小报上读到了这样一个标题：《圣·维艾奈街之谜》。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抄录了下来：

“……大约已身死多日，但因该老者孤身独处，故尸体昨日始被发现。D先生早年丧妻，儿女相继亡故，多年不与亲朋往来。在他的宅中发现数量惊人的礼品、玩具、食物和瓶酒及未经开拆的各式包裹。警方曾怀疑凡此种种或属来路不明，但经多方调查，似仅出于一种难以解释的癖好……”

勃鲁阿戴总统兴衰史

艾米尔·勃鲁阿戴有一种大大妨碍他前程的脾气。因为他虽然在政府机关里任职，却丝毫不象他的同事们那样克制、收敛，居然还敢发脾气。象他这样一个爱发号施令、性格暴躁、胆大而又有头脑的人，亏得他喜好——不，应该说需要在办事中有条不紊，否则他连现在占着的那个微不足道的位置还捞不到呢。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都是“准时而行”的，这一点是他在部里的档案中得到的唯一良好的评语。他每天：起床，到部里上班，吃饭，吸烟，洗手，等等，一成不变。他的梦想，筹划，发怒——所有使他成为一个人的活动，都被安排在这些事的空当儿里。他总是从晚间九点钟睡到早上七点，一旦缺了五分钟的觉，无论如何，要在当天补回来，否则就要出现严重的神智不清的情况。

依照这种情况推测，他的后半生里只有两个日子值得提一下了：一个是他退休的日子，一个就是他死的日子。其余都是一成不变、“准时而行”的。

可是，有一天晚上，几个顺路来看望他的朋友把他拉出去，先到戏院，后到夜总会，在外边玩了个通宵。第二天早晨，勃鲁阿戴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在家里，这会儿时

钟正好敲了七下。他面临一个无情的窘境：要么睡上一天觉，要么照常上班工作，不睡觉了。两个办法都同样打破他的常规，他简直不知选择哪一个才是；在不知不觉中，还是他的身体替他找到了唯一对他合适的办法：艾米尔·勃鲁阿戴又睡着了，但他刚一睡倒，身体很快就起来了，重新穿好衣服，到部里上班；从此他成了一个梦游者。

人闭着眼睛不一定是在睡觉；同样，一个睡着了的人也不一定闭着眼睛。许多梦游病人就是这样的，这也正是艾米尔·勃鲁阿戴的情况。从那天开始，他的生活就完全颠倒了过来，而且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次序。夜里，他好歹算是活着；白天，他睁着眼睛在作梦，按照老习惯过日子。不过，事情也并不完全能够遵循老习惯，因为他的梦想、他的筹划、他的愤怒统统沉浸在这白天的酣睡之中；而他的盛气、暴烈、大胆和才智都归到了毫无用场的黑夜里。在白天，只见他完全是沉默寡言、谦卑顺从、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因为他完全是个夜游人。然而正因为如此，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

原来他的上司们对他那过强的个性一直很厌恶，现在终于把他看中了，觉得他的职位如此低下是有欠公道的，就越级提拔他。他的晋升简直是神速的。人们本来知道他并不怎样笨，现在又发现他温顺、平和、毫无野心，于是就把他树为榜样。首先把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桂冠加给了这位梦游者，接着他又得到了骑士荣誉团勋章。“怎么！他以前竟没有得到吗？”